

高辉远教授从事中医工作半个世纪,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青年时期继承家学,解放后曾受业于蒲辅周老先生门下。其医理精湛,学有素养,广采博览,独探奥蕴,临床方药别开生面,尤对黄芪的运用独有所心得。笔者列入门墙随师学习,获益匪浅。现择其要者,介绍于下。

一、益气固表

肺主气,外合皮毛,主卫外而为固。在正常情况下,肺气不虚则卫外之藩篱自固;在病理情况下,若外邪束表,当用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法,以解在表之邪,使邪去而正自复。反之,若肺气虚损、卫气不固,而呈体常畏风、自汗的表虚证,或经常感冒之人,高师喜用玉屏风散。本方以黄芪配合祛风之防风、健脾之白术而成。方中,主以黄芪得防风能固表而不留邪,防风得黄芪能走散祛邪而不伤正;更以白术健脾扶正,以达“安里攘外”之功;再合炙甘草、小麦、白芍、大枣补益缓中,以资气血之源。服本方后,卫气振奋,腠理致密,畏

高辉远运用黄芪经验举要

10001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
军队中医师承制九一级学员

王发渭

主题词 黄芪/治疗应用 补气(中医) 中药配伍

风自汗,当皆痊愈。黄芪与附子同用,二药相辅相成,补气助阳止汗,治疗阳虚自汗不止、肢体倦怠之证;配当归、生熟地、黄连、玉竹、牡蛎,又益气滋阴敛汗,用治阴虚盗汗者。

二、益气生血

由于气血不足,或创伤、血崩,月经过多,产后等致失血,或较大疮疡溃后,均可形成大脱血。人体之气与血,互为依存,故曰“气为血之帅,血为气之母”。气虚则血无所摄,血虚则气无所依。大量失血之缘故,使气血失去依存之正常关系,故面色萎黄、倦怠乏力,或阳气浮越于外、血虚发热、脉大而虚诸证,昭然可见,高师常予东垣

当归补血汤加味。方中,重用黄芪大补脾肺气,以裕生血之源;更用当归益血和营;再加入人参、阿胶、炙甘草、大枣等,阳生阴长、气旺血生,则阴平阳秘,诸证乃愈;益以龙眼肉、远志、枣仁养心安神;加木香醒脾,使补而不滞。诸药相伍,又成气血双补、心脾两调之方,用治思虑过度、劳伤心脾、神气困顿、食少不眠、怔忡健忘者确有良效。

三、益气升阳

脾胃居中焦,为气机升降之冲要。倘使脾虚气陷,上见懒言、气短难于呼吸,下见子宫脱垂、月经过多、恶露日久、淋漓不尽、崩漏带下、小便遗失或不禁或不通,以

当去,不可久服,以防伤阴。杨师运用该方同时,尚尤重饮食起居之调摄。认为,病本脾胃虚弱、湿阻中焦,故凡劳倦过度、寒热失调、饥饱无常及肥甘厚味、滋腻之食,均属所禁,以免损伤脾胃、助长湿邪。不然,即令方证相投,也将事倍功半,甚至前功尽弃。因此,每遇胃病患者,处方用药之余,辄不厌其烦地告诫再三。

〔案例一〕周×,男,28岁,干部。1991年10月15日请杨师诊治。

胃脘痛4年,加重10天。自觉胃脘痞满、胀痛,食后为甚,并向背部放射。暖气吞酸,频繁呕吐食物痰涎,纳食减少,神疲乏力,气短怕冷,口苦不欲饮,大便时干时稀。1988年胃镜检查为浅表性胃炎,1989年胃镜检查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。

诊见患者由其爱人搀扶,形体消瘦,表情痛楚,面色萎黄,精神萎靡,声低懒言。舌质淡红,苔白腻微黄,脉象细缓。

证属脾虚湿阻,郁而化热,气机不畅,升降失常。遂投升降脾胃汤,随证稍事加减。每日1剂,并嘱注意饮食起居调养。

服药6剂,痛势大减。继服9剂,痞满、胀痛尽除,诸证若失。调治月余而愈。精神爽朗,体健如初,至今未发。

〔案例二〕雷×,男,42岁,司机。1991年10月21日由笔者接诊。

1980年开始,经常胃脘痞满、隐痛,进甜食则加重。暖气以食后为频,时吐清水,口干苦不欲饮,肢软乏力,手足心热,夜寐不安,大便先干后稀,小溲短黄。曾以中

西药久治罔效。查阅既往病历,所用中药多为清热利湿、行气活血、养阴益胃之剂。1991年9月胃镜检查为萎缩性胃炎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。

诊见精神不振,面色萎黄,舌质红,苔黄白相兼而腻,脉濡缓。脉证合参,病机为中气虚弱、湿阻化热、脾胃升降失常。遂遵杨师经验,试投升降脾胃汤(其中干姜3克、黄连6克)。

服药7剂,果然获神效,痞开痛除,诸证大减。原方随证略为化裁,续进20余剂,所苦若失,精神焕发。嘱节制饮食,起居有度,以防复发。

(笔者简介:戴天木,男,43岁,湖北省大悟县人。1974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,现任讲师、主治医师。)

名 医 经 验

及久痢、久泻、脱肛、便血等症，均宜补中焦之气、举陷之阳，使气机复其常度。《本草疏证》谓：“黄芪味甘性温，为补气诸药之最。”高师凡见久病气虚者，黄芪几乎是必用之品，常取补中益气汤或保元汤化裁，以芪、参为主益气升阳。验之临床，无不应手取效。即便是湿邪留中焦，本宜辛开、苦泄、芳化、淡渗，若误用下法，每致脾阳下陷而泄泻、便溏者，高师又常先用黄芪、柴胡、荷叶、青蒿等升举清阳之品配伍一二味于除湿方中，以达升阳举陷之目的。高师用黄芪配白术健脾以固摄，合山萸肉、白芍养肝肾、和阴血，佐煅龙牡、乌贼骨、棕榈炭、五倍子收涩止血，用治妇人冲脉不固之崩漏；配以党参、茯苓、苡仁、苍术、菟丝子等品，又治气虚下陷之白浊、白带等。

四、补气建中

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，脾虚气必弱。故气虚一证，当以补气健脾为治，使中焦健运，自然无恙。高师临证每见气虚神疲、食少便溏等身体虚弱诸证，常以黄芪配参、苓、术、草相须为用，以甘温补气健脾；配桂枝、芍药、炙甘草、饴糖之小建中汤，实即黄芪建中之法，增强其补气建中，以缓急迫之功，故可治虚劳里急诸不足、腹中时痛、喜温喜按之症，亦疗伤寒汗后身痛、表虚恶寒、脉迟弱者；配人参、肉桂，则益气温阳之作用更强，不独能增强全身机能的活力，且能相应改善造血机能，用治虚损劳怯、元气不足、少气畏寒之证，亦可治再生障碍性贫血。

五、益气利水

凡病见风水、风湿，或水肿诸证者，高师临证善于把握病机，视具体病情而定。脾虚之象显露者，以补脾为主、利水为辅；证情偏实者，以利水为主、补脾为辅。高师常用仲景防己黄芪汤加减，取其黄

芪益气固表，防己祛风利水，二药合用则行水消肿作用更强；白术健脾祛湿，助黄芪固表，助防己利水；甘草和中、调和诸药。用治风水、湿痹，症见汗出恶风、身重浮肿、小便不利及湿痹痛见肢体重着麻木者。去术、姜、枣，加桂枝、茯苓，谓之防己茯苓汤，治四肢浮肿、按之没指、小便短少之皮水症，若加冬瓜皮、赤小豆、车前子、草薢等，其效更佳。

高师推崇王肯堂之春泽汤，结合自己实践经验，配入生黄芪、怀山药、川附子、熟地、萆薢等药，自拟方名曰加味春泽汤，为益气温阳、化气行水、补肾健脾之剂，治疗慢性肾脏疾病，尤用于治肾病综合征之浮肿、蛋白尿，及改善临床症状等，效果满意。

六、补气活血

《丹溪心法》曰：“气血冲和，则百病不生，一有佛郁，则诸病生焉。”故高师主张“气以通为补，血以和为补”的原则，临床极喜用黄芪桂枝五物汤、玉屏风散合黄芪赤风汤化裁运用。取黄芪峻补元气，与桂枝、白术、防风、芍药、羌活、桑皮等相伍，能益气通脉、活血行痹，以治疗气血营卫不足、肌肉痹痛、肩臂麻木或慢性关节炎诸证者。疼痛明显者，加姜黄、威灵仙、当归等益气活血、通络止痛。对中风后遗症之半身不遂，高师亦常予王清任补阳还五汤合黄芪赤风汤加减。方中，重用黄芪，与防风、赤芍、归尾、川芎、桃仁、红花、地龙、络石藤等配伍，取其补气活血、散瘀通络，以恢复肢体之功能。治疗肝硬化轻度腹水病人，凡见脾胃气虚、有瘀血指征者，亦多重用黄芪、党参以益气，配以三棱、莪术、鳖甲以消癥化瘀，更加泽兰、益母草、牛膝以活血利水，并随症配伍疏肝健脾渗湿之剂，多能改善症状和体征。

七、益气养阴

《名医别录》谓，黄芪可“止渴……益气，利阴气”。高师认为，黄芪既能鼓舞胃中津液上行，复其散精达肺之职，又能统摄下焦气化之功能。故对因消渴日久、气阴两虚所致之形体消瘦、口干口渴、烦热、气短乏力、尿频等症，高师自拟新方，名曰“滋脾降糖汤”。方中，主以生黄芪配山药，益气补脾以固肾；生地、花粉、石斛、葛根，滋阴清热以生津；黄连清中焦之火，黄柏清下焦之热。诸药合用，共奏益气养阴、清热生津之功，对包括糖尿病引起消渴等症，颇有效验。

因年老体衰，或病后、产后津枯气弱、燥结便秘之患者，高师又常以黄芪补气，配麻仁、当归、何首乌、白蜜滋阴血以润下，玄参、麦冬、生地养阴增液以润燥，少佐陈皮、枳壳理气行滞，可共奏良效。

八、补气生肌

疮疡破后未能化脓生肌而久溃不愈者，高师常用十全大补汤合透脓散加减。高师认为，生黄芪有益元气、温分肉、生肌肉、促进疮口愈合之功，对正气虚弱之人服之犹可。故配四君子汤补黄芪补气功力更宏，四物汤养血和营，穿山甲、白芷、皂刺透达病所、托毒排脓。黄芪之托里排脓，又可配合银花、当归、甘草，古方谓神效托里散，对痈疽发背已未成脓均效。张元素称黄芪为“疮家圣药”，不无道理。

综上所述，高师运用黄芪，法度严谨，配伍灵活，妙到恰处。本文仅举要介绍，然亦可窥其临证广用黄芪之一斑。其独到之处，足为后学师法。

（作者简介：王发渭，男，41岁。1975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治医师，现为军队中医师承制91级学员，从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名老中医高辉远教授门下。）

名 医 经 验